

回望云蒸
霞蔚里的
高峰

徐志摩 / 解读名人

罗氏为科学家 常抑情感而求真理
然一涉意气 即如烟突泉涌逢生而不已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回望云蒸霞蔚里的高峰

徐志摩／解读名人

徐志摩／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回望云蒸霞蔚里的高峰:徐志摩解读名人/徐志摩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4
(再读徐志摩)
ISBN 978-7-201-08032-1

I. ①回… II. ①徐… III. ①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世界 IV. ①K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086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0.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210 千字

定 价:29.00 元

徐志摩眼中的大家

(代序)

徐志摩写过多篇有关文化名人的文章，其中谈得最多的是罗素、泰戈尔、曼殊斐尔、哈代和丹农雪乌。

这些人中，以文学家为主，也包括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当然，有的人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还是社会活动家。

徐志摩所看重的，一是振聋发聩的思想，二是卓著的文学成就，三是独特的人格魅力。

对于思想者的追随，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倾向与渴求。

1920年，原本在美国攻读博士的徐志摩忽然放弃了博士学业，林徽音在《悼志摩》中慨叹他的为人时说：“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可知学历学位对于徐志摩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遇上名师。他说，他去找罗素，就是“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祿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然而那时罗素已离开英国，并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在中国访问，徐志摩也就只能从新闻报道中了解一些罗素的行踪了。

罗素在中国曾作过“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学逻辑”、“社会结构学”等演讲，在中国知识界反响巨大。徐志摩自然也

徐志摩解读名人

是知道的,他也极想亲耳聆听其演讲,可惜没有机会。但他对罗氏的著作仍作了认真的阅读,从中不难看出徐志摩并不是一个盲目崇拜的人。比如对于苏俄的态度,徐志摩比较了罗素和韦尔思二人的不同。罗素未去苏俄时先对那儿充满向往,大加赞赏;待去后发现并不如想象之好,又大加贬斥。韦尔思不同,未去前不加评说,去后发现问题也能更客观分析。“罗氏为科学家,常抑情感而求真理,然一涉意气,即如烟突泉涌蓬生而不已;韦氏为文学家,常纵情感而求文章,及临事理之复杂,转能擘画因果发为论说。”故徐志摩对韦尔思有更多的赞赏,称“罗氏终是书生,故见难而惧”。

然而罗素所著《中国问题》一书,徐志摩读后则写了书评,称这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经程中”的里程碑。罗素赞扬中国文化,不希望中国变成西方文明的“私生子”。不要干涉,让中国人管自己的事,“他们自会得在百十年间吸收外来他们所需要的原素,或成一个兼具东西文明美质的一个好东西”。徐志摩称这是由深邃的理智和真挚的情感“交互而产生的一种真纯信仰,对于种种文明文化背后的生命自身更真确的觉悟与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看法也是非常贴切真确的。

罗素对于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生苦痛的反思,与他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平和安稳相关联。徐志摩在其《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中,也作了深入的论说。“现代社会的状况,与生命自然的乐趣,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文明如果不能带来人生的幸福,文明也就走向了进步的反面。可以说,罗素的观点让徐志摩对于东西方文化有了更透彻的感悟。

徐志摩还与泰戈尔关系密切,这既有徐志摩仰慕其人其思想的原因,还因为在其访问中国期间,徐志摩全程陪同作翻译,并为之引见名家,安排行程,从而深得泰戈尔的赞赏。

徐志摩对他很敬重,景仰他的思想情怀和人格魅力。泰戈尔也主张弘扬东方文化,欣赏中华文明,反对资本主义的功利性和军国主义的暴戾性,反对激进的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然而,在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发展之际,这样的思想难免会招致非议。反对者说,泰戈尔是从英国殖民地印度过来的老头子,思想守旧过时,并“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为此,同样具有新思想的徐志摩则尽力为泰戈尔辩护,说“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是信仰生命的”,他反对的是颠覆了人道的平衡的现代文明,只希望消除“芜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徐志摩对于激进的人们的无礼深为痛心,指出:“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决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

泰戈尔在中国并不很舒心,有的演讲还因此取消了。好在有徐志摩在身边尽心尽力安慰,他才略感一些宽心。

对于文学名家的推崇,从他们的作品,到他们的人格魅力,徐志摩总是带着最为景仰的心境去接近,曼殊斐尔便是其中最受徐志摩看重的人物之一。

徐志摩只见过曼殊斐尔一面,而且仅仅是“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这“不死”,就是留给了徐志摩心中永远的美——“我看了曼殊斐尔像印度最纯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满了灵魂的电流的凝视,感着她最和软的春风似的神态,所得的总量我只能称之为一整个的美感。”徐志摩从视觉到听觉到心灵,都完全沉浸在她所洋溢出来的美的氛围中。郑振铎在看了徐志摩写的拜访曼殊斐尔的文章后,曾说:“他的这曼殊斐儿访问记,很使我感动,中国的文坛里久不见这样凄美动人的文字了。”

徐志摩之所以对她如此欣赏,还在于她的文采,以及她对人物心

理的惟妙惟肖的描摹。“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的真实”。也正因为对这种创作风格的推崇,徐志摩写的小说,也便带有了这样的影子——更关注人们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故事情节本身。

徐志摩景仰的人,还有叔本华、托洛茨基、契诃夫、济慈、丹农雪乌、哈代、罗曼罗兰、达·芬奇,等等。他们或是哲学家,或是政治家,或是文学家,或是艺术家,在各自的领域里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而他们都有一個共性,就是关注人生,关注灵魂,也关注社会。看看徐志摩对他们的评价:站在哲学高峰上的叔本华,“很多次他自己怀疑到正在运思中的脑袋,他得往墙上去碰出口里一声‘阿唷’来才能无条件的相信他自身的存在”;天才的政治思想家托洛茨基“是一个有想像力有理想的革命者:他的先觉性的视域下早就涌现着整个新来的大地山河”;勇敢的人道的战士罗曼罗兰,“对着在恶斗的漩涡里挣扎着的全欧,罗兰喊一声彼此是弟兄放手”,“当他全国的刀锋一致向着德人的时候,他敢说不:真正的敌人是你们自己心怀里的仇毒”;用文学之笔还原真实生活的契诃夫,“他不给我们生活的‘描写’,他给我们‘真的生活’。他出来接见我们,永远是不换衣服的,正如他观察的生活永远是没有衣饰的”。哈代,徐志摩称他是现代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在文艺界的位置已足够与莎士比亚、鲍尔扎克并列”,“我觉得读他一册书比受大学教育四年都要好”;怪诞而卓越的丹农雪乌,“他永远在幻想的飓风中飞舞,永远在烈情的狂涛中旋转。他自居是‘超人’”。

够了,从那些蜻蜓点水式的评论中,已经可以看出徐志摩对于那些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人物推崇至极。即使从徐志摩的行文中未必能看出那些名流的完整的形象,而我们对于思想文化的大潮曾在这些人

的推动中,所涌起的狂涛巨澜,却也是过目难忘的。

就让我们跟随徐志摩一起,重新走入那些大师的内心世界吧。

陈益民

徐志摩
解读名人

目 录

罗素游俄记书后	1
罗素与中国	
——读罗素著《中国问题》	7
罗素又来说话了	14
罗素与幼稚教育	24
评韦尔思之游俄记	34
曼殊斐尔	38
再说一说曼殊斐儿	52
自传小记	58
泰戈尔	64
《告别辞》志摩附识	70
两个世界的老头儿的来信	77
济慈的夜莺歌	80
意大利与丹农雪乌	91
丹农雪乌的青年时期	95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99

徐志摩
解名人

罗曼罗兰	105
一点点子契诃甫	112
杜洛斯奇	117
达文睿的剪影	124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132
徐志摩寻人	139
海粟的画	142
我也“惑”	
——与徐悲鸿先生书	145

罗素游俄记书后

尼采有言：“蛇不能弃蜕则僵，人心亦然，其泥执而不变者，岂心也乎哉。”

罗素世代簪缨，一国望族，其决然弃世俗之浮华，研数哲之秘妙，已非常心所可几。方战事之殷，罗素因仁人之心，训和平之德，乃不谅于政府，夺其教席，拘之狴犴。罗氏怒。罗氏不能不怒，舍名与数，言政及变，书出不脛而走。罗氏不复以哲学士名而以社会改造家闻；不复以和平派名而以急进党闻；不复以康桥教授名而以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闻。侵假而罗氏观俄变而惑焉，而神往焉，而奖教焉，而宣导焉，而自认以共产主义为宗教焉，苏维埃之炽益盛，罗氏遂亲临按之。罗氏游俄见蓝宁，访屈老次基探高干，尤即俄之泼洛涑汰沿以听舆诵焉。巡游毕，罗氏归，其意爽然、惘然、怅然、潸然，著书纪其游而加论断焉。罗氏不悦，罗氏不悻，罗氏复东，罗氏今掌教中原。吾愿其以变济吾之常，以发震我之蛰，尤愿其勿因我青年口头笔头之恭维，而徒誉我如杜威，徒谄我如狄更生。吾青年乏个性，善迁务新，其蔽犹之顽固，吾愿罗氏医之。

吾因评罗氏之书，不觉遂旁及其人，令吾言书。

评罗氏之书不可不先揣罗氏之心理，叙之得二端焉。罗氏言人道

徐志摩解名人

崇和平，罗氏尊创作恶抑塞，其书盖论鲍尔雪维克之巨作也。游历者之言病肤浅，新闻记者之言病琐碎，“康拉特”(Comrade)之言蔽于张，“波淇洼”之言失之隐，罗素则不然，无党故蔽不著，爱真故言毋讳，阐人道故赅否皆出于同情，奖文化故按察皆援纯理为准绳，凡此皆罗氏独具之德，无论是否其说者所当共认也。

顾罗氏言苏俄何似？吾非作札记式之读书录，故略其枝叶而论其本干。

美国《国民周刊》始载罗素游俄之文而节罗氏言，颜其标曰：“余信共产主义而赴俄，但……”但者犹言既见俄而不复信共产主义也。罗氏自叙其意曰：“吾强不得已而拒鲍尔雪维克主义，以有二因焉：其一采鲍尔雪维克法以登共产主义，人类须付之代价过巨，其二就使付价矣，而谓鲍尔雪维克所昌言能得之结果可一蹴而几，吾不信也。”

然本年五月罗氏著文名《民治与革命》载美国《解放》杂志，亦论鲍尔雪维克，吾节译其要言如次：“余确信真纯之进化有待于国际社会主义之胜利，即不得已而须付极巨之代价以致此胜利亦值。余亦确信国际社会主义一日不克胜，世界一日不得真正之和平。止此泯焚之上法奈何，强社会主义之势力而弱其反抗者而已，无他道。一言以蔽之，吾信‘援力益增则和平之来亦益速’。吾言社会主义吾非谓非驴非马之制度，吾直谓澈底澄清，根干枝叶全体之变迁，例之则蓝宁所尝试者是已。使是最后之胜利实为和平之本质，则此战争所引起之种种不幸——因财阀反抗力所引起之不幸——吾等必默受而无怨。”

准此则罗氏直已受正式鲍尔雪维克之洗礼，知心朝礼南无阿弥陀佛，自顶至踵一“红人”矣。何以一朝脚踏实地，遽尔尽汗前言，吾向谓哲学家出言立说多少必有根底，其然岂其然邪。

说者有谓罗氏爱鲍尔雪维克者，实缘意兴之冲动，非出真诚之信仰，又误以苏维埃之俄土为其理想之人间天上之共产制度。故一临事实而幻想破，一即尘缘而香火坠。此解或信于常人，吾于罗氏有感焉。夫罗氏阐数理浹名学，籀哲理应人事，其机其密其确切其微妙举世似无出其右者，如何发言经世，一任情感，与庸众齐辙哉。且罗氏不尝言应付代价以致革命乎，不尝言应忍不幸以全革命乎？俄国之有内乱外患，罗氏知之。苏维埃之为初次试验，罗氏知之。俄民之濒水火灾馑，罗氏知之。乃至屈老次基编红军杀白将，此欧美五尺童皆知之，罗氏必知之。共产党之专制，罗氏知之。苏俄尚在过渡而非共产主义完成时期，罗氏亦知之。其国内之不幸，原因于举世波淇洼政府之反抗，罗氏亦知之。总之俄国内幕之情形，罗氏固不俟亲临其地而早知之审且切。吾读罗氏游俄之记盖无一事不早为言苏俄者道破，亦无一事不在有常识人理想之中，罗氏既游欧当益坚其所尝确信者，而不当讶其所见之新奇。

使其未尝有昔日之宣言而得游俄之结论如此，则吾以人道和平自由诸标准量之甚吻。然罗氏一则曰确信，再则曰确信，今确信犹然，而所信之事物适相矛盾，吾又安知其今日所确信者，不起变化于将来。或者罗氏一朝汉家之文化，又逞其不世之词锋，另辟思想之途径。此大哲学家吾爱之慕之不如吾异之疑之。罗氏以英伦贵族下降“红”尘，复一跃登云临视下界，而取向日自身所笑骂不痛不痒之地位。此地位如何，请聆其妙论。

“鲍尔雪维克说之谬，在于侧重经济之不平，以为此路通而路路可通。吾不信社会问题之复凑而可挾一题以概万汇者，然使吾择一事为政治之主恶，则吾宁择权力之不平以概其余。吾不认此权力之不平，乃可以共产党独裁政治或阶级战争所可纠正而无憾。能致此权力之平等者，

徐志摩解读名人

惟有和平与长期之渐进而已。”又言曰：“人与人善毋悖毋恨毋暴毋侵，均布化育，善用余闲，陶发美术奖进科学，凡此，皆言政治者所当慎重商榷者也。予不信革命与战争可得而扶植真正之进化。吾尤确信今日之事在于减灭战事所发生之残忍之气象。以此，故吾虽明认鲍尔雪维克与俄民殊特之关系，吾不愿其蔓延，吾尤不赞西欧大党之承袭其哲理。”

此罗氏游苏俄而后之结论也。彼向言国际，今言吾国，向言社会主义之胜利，今祝阶级战争之消灭。向言世界之和平有恃国际社会主义之胜利，今言和平有恃于迂缓之和平，不提社会主义。向言虽付巨值所不惜，今言货劣送我亦不要，况付钱乎。向言必斗反抗社会主义之势力，今兢兢戒斗。向言援力益增(援，援俄也)则和平之来亦益速，今大声疾呼禁人毋蹈俄覆辙。向尊蓝宁之事业为澈底澄清之英雄事业，今痛心疾首惟苏俄现象是惧。向宣言艰难困苦皆最后成功之必须回目，今言水过深火过热，宁和平毋激烈，约而言之，入红境者，红心红德之罗素也；反白邦者白心白德之罗素也。试味其“以和平致和平”之程序，吾不知是资本家之言乎？抑波淇洼之言乎？而断然非“非波淇洼”之言也。法律也，秩序也，自由也，平等也，文明也，教育也，和平也，吾不知所谓波淇洼者读罗素文而其心花怒放心痒难搔为何如也。更引申其论理则罗素必抗劳工之罢工权，以罢工含战争之性质而绝对的不和平也。罗素必抗大实业之国有，以此要求实含阶级冲突之意义也。吾尚喜罗素未忘其基尔特主义之沾带，然其提之也，仅仅为陪衬起见，而非昔日著书鼓吹之精神矣。且罗氏所谓，“权力之不平”吾疑焉。罗氏以社会崎岖之现象，实权力之不平而非财力之不平为厉阶焉。

罗氏不尝言基尔特社会主义乎，奈何健忘若此，竟将廓尔奥与奇霍布孙诸同志朝夕谆谆批评现社会最强之理由，与红盔红甲同炉共化

哉!“基尔人”曰：政治权之实质无他，经济权耳。吾操其实而名自傅，彼揣其末故遗其本，此实近年言职业代议式之开宗明义章也。且试观罗氏所谓权力者何，而其矛盾自显。其言曰：“财力之不均非资本制度之大弊也，其大弊在于权力之不均。”又续言曰：“占有资本者(注意此主体)行使其势力于社会逾越常轨，彼几属于控制教育新闻机关之全体，以支配普通人民之知识……”以下罗素屡引及影戏，吾不耐为作翻译，然其大意已可见。一言以概之曰：“资本家掌权。”然此资本家非所谓经济能力之集中点乎。而罗氏贸贸然曰资本制度之不良非财力之不均，实权力之不均也。此矛盾已显相牴牾，更不须解释。吾即不从马克思言“经济制判”说，吾亦愿问罗氏，彼资本家何以能控制教育与言论乃至影戏事业。金钱金钱，资财资财，万能无不能，罗先生故逗读者笑乎，抑诚忠厚如此也。

由此论之，罗素已竟一度之轮回。其始起为贵族为澄静之哲士，人间色相非所问也。(罗素最精贡献为其三大本之 Principia Mathematica，吾偶读之盖满卷皆唵嘛叭咪空也)，及战事起而罗氏忽焉心血来潮，训和平讲人道，竟干国法，受羁束，罗素遂开杀戒，著《战时之公道》，言“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著《社会改造之原理》，著《乐土康庄》(此是我文言的译名，有人翻作《提议到自由去的路》，到也剀切详明，不过“提议”的字样，只有美国印本上有，原本上是没有的。)，竟大谈其社会主义而皈依于基尔特派，及著《民治与革命》而罗素已遍体腥红。然后入红邦观红光，大失望，脱尽红气，复归于白，大白而特白，一度轮回，功德圆满。此后变化何如非我所敢知矣。

使我有暇，我犹且细针密缕雠校罗氏之观察，今姑止此矣。吾著此篇之意非专评罗之书，亦非评罗素之为人，吾所欲言者，乃在天下事理

之复奏,消息之涛张,非实地临按融合贯通者,不能下纯正之判断。罗氏研肇哲理深潜如此,宜可以免情感作用矣,而犹且未能。然吾尤佳罗氏之质直公平,有爱于红则竟红,爱衰则复归于白,今国内新青年醒矣,吾愿其爱红竟红,爱白竟白,毋因人红而我姑红,毋为人白而我勉为白,则我篇首所引尼采语有佳证矣。

载上海《改造》杂志第3卷第10期(1921年6月15日)

罗素与中国

——读罗素著《中国问题》

罗素去年回到伦敦以后,他的口液几乎为颂美中国消尽,他的门限也几乎为中国学生踏穿。他对我们真挚的情感,深刻的了解,彻底的同情,都可以很容易从他一提到中国奋烈的目睛和欣快的表情中看出。他有一次在乡下几于和卫伯(Sidney Webb)夫妇吵起嘴来,因为他们一对十余年来只是盲目地崇拜日本,蔑视中国。他对人说他很愿意舍弃欧洲物质上舒服的高等生活,到中国来做一个穿青布衫种田的农人。他说中国虽遭天灾人患,其实人民生活之快乐直非欧洲人所能想像。他说中国的青年是全世界意志最勇猛,解放最彻底,前途最无限的青年;他确信中国文艺复兴不久就有大成功。然而他也知道我们的危险。他在英国每次发言,总告诫人说最美最高尚最优闲的中国文化,现在正在危险中,有于不知不觉中,变化为最俗最陋最匆促的青年会文化之倾向;他说现在耶稣教在中国的魔力,就蕴在青年会的冷水浴和哑铃操里面。太平洋那边吹过来的风,虽则似乎温和,却是充满了硝酸的化力。我离伦敦前接到他从瑞士来的电报,要我到巴黎去会他,后来彼此还是莫有会成,但他寄来送我一本他的新书《中国问题》,叫我到国内来传布他的意见,我答应回来温习过自己的社会人民以后,替他

徐志摩解名人